雕丘雜錄

序

淄川高薪撰

阮酒稽琴奇人多癖其來久矣而予不佞平生亦有妄想欲以靖能扭魂之法尚友昔人着昆陽之戰遊梓澤之園參五家車騎之隊檢萬國王會之圖而猶未若嫏嬛之洞天登崑崙之冊府為足愉快而滿志也丈夫坐擁萬卷何暇南面百城此固

士大夫之高致也然而菁華可掇而徙記姓名譬諸沒入之于龍淵也鱗介耑車使可顛頗照乘否乎即令照乘之珍充內府其視懸橦海埋雨被四天下者差數爲何如耶故百入之瞻舍利也其所見者不侔矣將相之陳彝盤也其所取者不侔矣待其入而後行予謂讀書亦有然者彼康成車後褎然夜耶不亦戴晉人前之一吷乎

夫訓世之道則俻諸經治世之法則悉諸史古今之學盡於此矣而二者之外復有二端焉次之亦足以游泳情愫宣暢陶鬱所謂筌蹄六籍圍圃七畧者非歟至于研藏史而揖玄元繙貝多而追調御虛靜玄牝之地希夷帝象之先則出世之宗尤超然毘盧頂上矣或則厭疑曰太極多此一動遂使萬象紛然世逐鴻濛星緯亦寂烱

烱此中豈有一字子母乃爲蒼頡所役役乎予應之曰予不聞伊川之言乎何思何慮是有此理但言之太早耳不止東書不觀魯直爲咲至仙人而不識字是亦道華所揶揄不已者也或又進規曰雅言罕言垂訓萬世庸言庸德亦足以爲君子矣中人以上嘗若曇華高語滋惑也何居予應之曰有是言也然而五經以易爲冠冕不

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乎此固尼山讀易法門也象先物表大暢玆風視與觀群怨授政耑對之語何如且朝聞夕可與桂下天竺之道果可以淄澠判否吾非易牙正未敢知也予不佞攤卷忘疲未盡書生宿業毎餐頋悉屛卷帙而屢饑屢犯之餘依然故吾徐邈盃梧時一中之迦葉聞琴翩遷起舞故嘗不異人意矣向

來南過秣陵北依帝轂趨壇報國仁祠從倚殿角書攤者予也與越之鬻甫稅早已書廊緩步者亦予也以至軺車遊舫半載縹緗不知者或妄意爲陸賈之裝而不知其多遮眼故紙皆蠅鑽未出蠹魚爭伯者也即今年踰古稀而老人無寐五夜呼燈一編達旦群從執友每哄問予緣儻揣摩尚欲南宮應試乎抑將以博學宏詞與諸

名士爭一日之長乎予亦啞然自哂而無以應也而痂嗜所鍾則又與雜說稗史爲多盒海珍適口不必大庖幽蘭爲芳姚黃却步矣今歲乃得梁葵石先生雕丘雜錄一書廻環諷誦之不能釋手其足以淑世治世灼然蓍蔡無疑也至于出世之學偶一拈舉便是上乘吾嘗衡量前賢謂逈明稚川兩君子百世世上人邈焉不可復睹矣

何幸于尺幅遇之頓把浮丘之袂乎昔漢
皇經營九有屬意有在此編亦不佞之關
中也先生神情閒美朗朗如百間屋而霽
月光風之中蕭遠塵壒之外望而知爲閬
風樊桐中人無疑也故雖通籍多年端揆
是佐而鳴珂佩玉松風之致宛然百尺樓
頭不必寄跡羅浮尋丹勾漏也所謂鳳翔
千仞下視九點齊烟神遊八極之表白雲

先生携手待之者是耶非耶故其折衷六術提衡百氏鄭侯架上觴豆斯存而採驪得珠睟盤取印更有出于伊洛壇墠房杜埏埴之外者先生自此遠矣予登朝將四十年而謁告家居者二十年有餘閉中掌錄亦約得二三十卷而逡巡黙定未及成書自是中散之懶尚未易瘳然亦可謂與先生同好矣而循省平生其相同者固不

止一事也先生曾祖太宰公撫于二東而予先大父嘗按王畿也則同先生以丙戌舉南宮與予兄同籍而予與乃弟蒼岩大司農舉癸未也則又同先生官少宰而旋左遷也復與予同但先生爲王國器門昆從琳琅畢貴此則予不及者一也予遂心瓠落百無一長而先生大器槃槃飛黃龍友則不及者二也先生子姓詵詵曾孫濟

濟而予滕下參參則不及者三也宣武之似越石得無爲女子齒冷乎至于不伎比來禾麥不登黔婁分座租吏敲門重陽擲筆此固當有獨長先生雖貧或不能不讓予一頭地耳間嘗倆指海內藏書之家袁然猶頗者以勝國言之鄞江太史豫章王探其巨擘也閱其書目尚令食指欲動至數十年內則有若退谷少宰櫟園侍郎爲

最二公已謝賔客書亦多半散逸矣今則
上党四世方伯常山耆岩司農耳耆岩㢑
捜秘笈賔朋盡是陳農予往亦曾拜袂鵠
丘之下婆娑壽槐慨懷前烈而軺車猝發
未得寓目帳中秘笈每思乘興而北行吟
綠榔之廊飲馬滹沱之水造門而發藏書
請以十日卒業焉今者老病侵尋都無宿
志惟手此一編便假與先生羽衣貴冠薄

遊遴渚闕櫝抱蘭之亭拯塵高林之館訂釋道氏之異同評南北宗之頓漸溯洄泳懷伊人宛在矣不識先生以爲何如也

小序

雕丘雜錄十八卷眞定梁葵石先生所譔也先生以名進士歷官少宰對敭三十年一旦退隱於雕丘著作等身而雜錄一編其辭文其義博其稱名也繁而不越恭會通易緼而兼衷乎六籍之間故其述勝國之軼事關乎理亂者類書徵儆於今時者如春秋紀文行辯儀節者本三禮傳誌草木魚蟲之變化者象爾雅問錄謠詠其卜氏之序詩乎不遺於甾異怪詭菁藏之事其左丘之翼經乎即

其研析性命探討玄妙武分出於黃老之說亦孽端猶能一歎而於聖學無畔於乎斯可以不朽矣先生仲子易齋大令手繕兼本攜之卞城謀剞劂以繼志而小子儀與校讎焉因感古來人文門地互有豐嗇故虞卿窮愁韓非孤憤而衛霍鮮符采崔盧乏藻翰令梁氏自少保公梯建勳閥來朱輪者綿延六七世其於言也各成一家亦不勝琅如冰川詩式史要編玉劍尊聞見君子閒日錄諸書風行海內而先生嘗鍥夔史藏[illegible][illegible]學文將讀之

輒心嚮往又憶客自恒陽來者言先生習靜雕丘屏絕塵務其息深深左圖右書莫能窺其涯涘雕丘者故少保公別業在韓河之西花竹蒙茸水石參錯古槐一株陰蔽十畝真喬木也庚申秋儀始得游燕南謁先生先生年七十餘矣神明逾王果有契於息形凝精之理稽康好鍛乃云著書妨人作樂豈議養生者乎先生芟棄古今說家及前朝名人誌傳各爲一書皆數千百萬言雜錄所載尤爲薈蕞觀者攬其歸趣法戒斯存遊藝之餘與幾

達化不但藉摭掎爲多聞資叢譚之一喙也儀徒
以文義測之其猶有夏蟲之見也夫壬戌春正月
錢唐後學吳儀一舒鳧拜手謹題

眠雲閑錄

眞定 梁

余舅王太常嘗言曾坐姚孟長先生齋中去其內室一間耳終日不聞一語及外先生令設飯殺饌芳潔頃刻立辦亦不聞刀砧聲名士持家清肅如此

好藥不離口好書不離手終須有益夢白先生常言之吾家微仕公每誦以爲家訓

范文正公與中舍家書云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

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吃粥數匙並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婿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着脾胃復可吃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吃

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將息此節得却疾之法病中讀此深爲有益

李貞伯書不苟作或時得意輒窮日揮洒不然經月不一執筆

朱萬初得眞定劉法造墨法於石刻中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愧後世因覃思而得之遂以墨名於勝國時得食祿藝文館

熊經畧在遼東與長安諸公書言兵無可用而支

武將吏又無一能辦之人趙忠毅公聞之曰此書既出人人皆恨經畧經畧能持空拳破敵耶將驅神將而徵鬼兵耶此當今之諸葛孔明也其識量已如此矣況區區斗筲之人稚襪之子乎後果敗事

魏璫媾禍予讀王弇州皇明異事述謂王振劉瑾握政本亂天下俱當乙丑丙寅閒而王以巳巳屠裂土木璫以庚午剮於燕市相去同一甲子私喜魏璫敗當不遠以是語告之家伯祖函三

公公以告之蘄春李長甫老師師遂取觀是書

爲左劵及丁卯莊烈皇帝御極旋定逆案魏

璫瘞於故城敝與振瑾適相符是又可增異事

中一叚也

吾邑書法絶少知者惟蘇昌齡大年竹石師蘇東

坡頗有逸致今其畫亦不多見

夢白先生曰僕之於書了不知惟其偶合者畧似

解人耳要之所書者亦可以知其所存焉

夢白先生與余家爲世姻且相契厚所貽手柬中

多格言如云吾人必置身於雲霄之上而無與塵俗相涉直任此語即爲平地登天又云學不厭多福不宜驟又云精神有限俗事無窮勞敝無益不足以成忠孝智者所不爲也又云君子必當事任乃可以立功德揚聲名入寳山不可空手回也世人逴逴不得實而落坑塹愼之哉又云富貴如草頭露身名一壞便是陽間地獄世道昏濁絕無知者簡珠墮沙石安能中自諧此處定無巧妙之法又云人間作事非涼德人所

肯爲亦非薄福人所能爲又云世人以是非利害爲二事是以得志則惟所欲爲而不知是非終不可泯不於其身於其子孫所謂生平作下事沒與一齊來非虛語也又云居家之僮僕即居官之吏胥聲名所係亦非細事如此等語眞於身心有益可作語錄讀也

有人疏詆夢白先生先生方爲輔念橋令祖作傳文恩甚謚見其疏掀髯一笑文與頓發噫乎而成復爲詩一首示諸子比於梁上君子之戒此

其襟期固自不同

邢子愿有東云古鏡其厚盈指許其小如茶盃以下其花文獸面光瑩如銀或如漆如翠者方妙有一種背面純素謂之秦圖亦妙品也開封乃其聚處河南孟津一帶乃其出處古鼎鑪亦須細花獸面翠色如翡毛者爲佳若祿製不類傳古圖止如尋常鍮金錫鑪者一錢不值也

李尙寶者藁城人也同邑董嘗令娶無極王惟一之女喜令飲酒賭博襲中無錢則毆罵其妻向

惟一索取惟一不與女懼不敢歸服毒而死於

惟一之家尚賓唆喜令誣告惟一於兵道行高

邑令拘問尚賓內不自安與惟一同至城隍廟

前自誓董喜令之詞如是尚賓唆使者惟城隍

鑒察之及令審問竟得真情旣而抵家尚賓遂

病云高邑城隍遣一將軍捉之氣絕其父允其

議告王惟一尚賓復生曰我唆人誣告昧心發

誓神明誅之何預王惟一神明不可再犯也語

畢而死頃之又復生家人駭而問其故曰高邑

將軍縛我於樹上向他處捉人去矣頃之曰將軍來矣呌號如有所苦良久而絕

楊忠烈公被逮北上函三伯祖同家君以書迎之回伯祖東云從來忤犯權倖未有不受禍者祇恨弟無益國家反若有損君德且移禍同朝因以大傷國運卽死有餘愧此行一念不動儘足自快然亦不願有此徒令臣子得名也厚翁注念至於傷心酸鼻豈翁直爲此交情哉全國體護元氣之意固鬼神鑑之矣載德而北殊快行

色但覩佳公子夌雲之器日進益而月不同耳
餘情未盡未盡回家君來云向辱駕顧我旅邸
仞知已依依之雅確望台丈今年唱名玉殿太
史奏五色雲見也不意又遲却三年為之惘然
然不愧科名終當屬台丈耳眞切眞切幸好需
之奸為之不肖銀鐺就道矣原拚有此得仁無
悔但恨無益於國而徒有損於聖明畢竟是臣
子大罪也然且奈何此行二十四大罪定快報
復亦是常事但誣人賍私古人猶是莫須有今

竟是烏有子虛原念欲一字不辯但呼皇天后土實鑒此心今要追贓家囊如洗罄變田產不勾二千金又無售主此行借貸不滿三數百金京中雜費如何支持一死不難只是磨折不過可發一歎不肖已舁櫬同行無所不聽不肯向人俛仰半字然我輩亦何苦必甘枉死至令朝廷有誣殺憲臣之名苟有大義俠大豪傑能於此中挽轉以全國體以護忠直正不必硜硜一死爲高也邇日抵真定此日形跡亦宜避台從

可以無如常下顧爲妙心誠相照政不必形跡拘拘草草數行未盡欲劄

夢白先生論文云凡作文立意欲高而以穩愜爲主布格欲新而以冠裳爲主中間步驟欲奇欲合音節摛詞欲妍欲典雅欲得快語接扣欲渾成收煞欲健欲有餘音餘味每一文成以此求之所得有幾不容不苦學不容不覃思矣

石文介公有熊峯集十三卷未經劄厲余家有抄本文法秦漢詩學王孟至詩餘更娬媚有致確

是詞壇宗工皇甫百泉所選二冊實未盡厥美
也

萬曆三十年該福建巡按御史劉應龍題本年八
月二十五日夜五更時候觀見天上有一長星
頭大紅色尾尖白色初時發響一聲裂開中心
紅兩邊白自東邊飛過西南方圈轉一半未曾
全圓後身彎能動將紅色星一箇圈圓一半後
來不動漸漸影尖又據閩頭墩水隊兵田淮報
稱九月初十日三更觀見天上一星起自東南

方初出只一箇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燦爛時變出共成五箇作一堆各大似碗俱血紅色一最鮮明至二更被雲遮掩至三更只原一箇如初血紅色至四更復分五箇血紅鮮明至五更又總歸一箇大似米籮血紅色至鷄鳴又復碗大漫漫散去

汪司馬伯玉欲編五車一笈其書自五經始除五經免刪外周禮莊騷左馬國語國策荀韓呂氏淮南兩漢書詞賦及各體文漢魏六朝唐詩俱

刻成一編子史則少删其繁詩文則精擇其要而釋道二藏中亦取其必不可不看者禪家數本道家數本俱併刻之以爲心目之力斷不能遍五車之多不如一篋之簡若此書刻成則可以常携三教之書一人肩之足矣。

孫月峯先生言易詩書乃三墳周禮禮記春秋三傳乃五典儀禮管老列莊國語策騷乃八索荀韓呂淮南史記太玄漢書文選詩紀乃九丘學文者讀此足矣即不讀穆天子傳等不記新招

之詩無傷也

辛巳二月漕運總督朱大典疏言徐州旱蝗特甚顆粒無收惟有白豆耐乾稍稍結實城南遊泉突生人面白豆五官俱備儼然人形一時相傳呼爲人面豆又呼爲人頭豆

傳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眞定人隋國子博士輝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摠持群義罕有其比邑乘未載錄

出以示後人

西山民家婦其夫偶出夜與幼子睡土炕上忽一虎驟至臥炕下婦畏懼無奈擲其子地下意虎得一飽即去耳虎不食其子且見其子近竈下火即以爪撥之鄰人某者聞其子哭不已又不聞其婦聲意婦有私往看之虎見其入門即攫之去

西山有物形如虎腿上有血翅能飛而食人人得之去其肉以草植如活者婦人生産見之胎即

下名催生虎

男允樸校

眠雲閑錄

藤亭漫抄　　　　　　雕丘雜錄二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宋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詞惟楊億陳堯佐歐陽修天子知其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

陳文惠有子十人孫四十人合伯兄堯叟季弟堯咨子若孫曾共六十八人女若孫曾五十四人

而仕於朝者多以才稱可謂盛矣

予邑王伯中先生諱爕正仕宋為觀文學士善書然未見其墨蹟惟歐陽文忠公集載一跋云右

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蹟而藏之寶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蹟尤可惜烈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㚇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漢隸最佳者又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文聲偶頗奇怪而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今俱不存試湮沒於荒煙野草中不可知也

隋李康清德頌碑歐陽公言其字畫奇古可愛字多訛闕又隋鉗耳君清德頌碑歐陽公言字畫非歐虞不能至二碑俱在九門縣城中

集古錄載隋鄎茂碑李百藥撰在鎮府北大墓林中大墓林今並不知其處矣又鄎穎碑李百藥

撰宋才書字書甚偉不知在何所顏茂弟也或
在一處
唐曹雲德政碑歐陽公至真定見碑仆在府門外
命工掘出立於廳下筆跡遒麗今無存又九門
縣西浮圖碑今亦不知所在
𣚦南記唐恒州司戶谷況撰專記成德一鎮事成
德軍即吾真定也
吾郡後唐曾爲北都晉爲諸州順國軍今無知者
歐陽公鎮陽殘杏詩雕丘新晴暖已動砌下流水

水潺潺下自註云雕丘水在州西十五里以長渠引走城中以今計之即吾雕橋也橋是丘字之誤長渠固在然亦不能貫城中惟老槐參天似猶文忠公時物

陸放翁詩村居景況一一寫盡可爲山林史但時有抑鬱不平之氣及浮誇自傲之談去此便與陶淵明何殊

王景玄棲遲環堵苫草沒階江湖舉爲吏部郎景玄與書告絕余素有棲山之願偷一聯爲縛不

能投劾蚤深愧之矣

范無忌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此言大爲有理乃有身經亂離而蔬食求無厭殊不可解也

文與可居官退而齋居一室書史圖畫羅列左右彈琴著文焚晷不厭不趨時好不避權仇修其在已而不求其在人安義與命超然自得仕宦如此亦足自適乃今非懷刺而走權門即酒食以相徵逐歡紅塵中更尋苦趣不知欲何爲也

史言梁伯鸞不因人熱而文與可誚梁景和詩云
越公事勢炎如火獨有梁眦會忍寒然則冷瀞
是吾家風着足熱遂謂之背祖眦爲文人隋刑
部尚書

章衡字子平眞定府滹沱河每春漲漫爲民大患
衡爲築堤以障衡突居民利之今堤尚在而無
知爲章公所築者因錄出以示鄉人

長安有魏鄭公舊莊裔孫皆力耕無識字者是以
陸放翁詩云我過長安官道傍至今人指魏公

古　太平劉　載青

莊北方俗厚終可憙一字不識勤耕柔余每期
子孫以此不知能否

嚴滄浪人知其能論詩而不知其詩之妙余有其
吟卷二冊詩百餘首署無宋人氣味盎刻意學
唐諸大家者

呂新吾先生曰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則嗇編屈
指加之重徭二則貪墨埀涎加之他罪三則爲
盜賊所耶悅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鄰隣所嫉
妬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鄙羞其

俗而笑其濕六則為敗逆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為子孫之殃益其過而損其智八則為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攜之不能九則為此身之累日籌算而夜煩勞十則為臨死牽心憂後人不能保守讀此十失言言切中貪鄙之念當為少減

余邑風雅之士在元有蘇大年字昌齡元末為翰林編修流寓江南作文有氣骨不苟襲颯竹石師東坡喬木師雍宜仲詩亦流麗清新雷塘詩

云吳公基下雷塘路錦纜牙檣行樂處當年玉樹後庭花夢裡相逢惜春暮君不見東家北舍人未歸落花滿地蝴蝶飛又雷塘春雨綠波濃古塚寒煙蔓草空斜日欲沉山色近行人無處問隋宮又長橋詩綠陰高樹坱清潭一舸夷猶酒半酣最愛西城城下路長林煙雨似江南三詩選之唐人集中人莫能辨惜未覩其全集

宋陳唐卿造曰昔人論南北學與古今幾不可易北方之人如掘者用管多才而後爲當若南士

之學富而爲富不少至內雖歉外若充足莫能窺之者良多用其才南北巧拙甚霄壤也自南宋迄今五六百年來尚猶如此至今南人且不富而若富北人且不如有富矣

[illegible]文懿公言百官者用於人者也吏部者用人者也職吏部者亦惟虛若心平若度人之有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有功者陞之無功者黜之使百官各蒸蒸焉僇力以集天下之事每歲聽其成而奏之天子天下之事固不必身自爲之也

譬之梓人雖不親斧斤之用畫宮於堵出繩墨以督護衆工大厦成而功歸梓人衆工莫能爭焉爲吏部者亦類此矣

江南撫臣叅吳郡守怠玩織造奉　旨重處而余擬薄罰王者頗以爲非夫織造細事吳郡正當饑荒綏之者賢守也賢守而以微罪去何以示勸且令後來者益急催科柰何

王黄華名廷筠金泰和間爲翰林修撰書法二王及米元章刻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號雪溪

堂帖十卷

琅琊馮內翰名璧字叔獻金崇慶間爲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年甫周甲子到官不踰月卽請老歸歸而隱於嵩山明窗棐几危坐終日琴尊硯席翛然無塵埃客至摩書淸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或與之倘佯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所釀酒名松醪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傖兒販夫塵土氣爲不可耐避山多蘭每中春作華

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蓄公以香韻高絶者爲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鬬蘭會如此高人韻事何減米顛倪迂但無表揚之者遂爾無聞嗟乎叔獻猶顯宦也况山林隱逸哉

鎮人李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闤闠中而庭宇高敞有堂曰清閟趙閑閑李之純若公聯達官每車騎過門必盛爲具館之或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搏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後

麟避亂居賜履清閟之業插地麟又爲友山亭
竹木澗洞迴出塵外无遺山有記甚佳
龍宮伐木數年一舉姻家桂氏戎親見舉時大水
木自邊外漂入古北山口由灤河入海夜有二燈
前縣軍人焦操至伐木處拾有遺斧如月形今
尚藏灤州庫中

男允恒校

麟亭漫抄

情話記　　　　　　　　　　　　瞯丘雜錄三

　　　　　　　　　　　　眞定　梁　淸遠　邇之

宋制大臣有其子孫入宮而請入殿扶掖者有爲門客乞官者有爲其管勾墳塋得力乞遷補者雖待大臣甚優而因私事以干公家亦爲非理明時則無此

唐宋掌制爲士林美事余家家君先叔都諫公俱爲撰文中書舍人掌草制余爲司封郎適綸扉諸公以其事未易辦上疏委之銓曹余遂草制

百餘道不過依樣葫蘆今　上親政部疏改正
乃仍還綸扉

古人用茶法必以泡今北方不知用法惟以瀹
夫瀹以鹽液得名不知何人剏始也余得泡茶
法於故書中試之良妙蓋茶湯有三候始則魚
曰散布微微有聲繼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
則騰波鼓浪水氣盡消得此三候投茶於水香
液之味始全然旋泡旋用停久味過則不佳矣

崔仲鳧洹詞記安陽張士隆爲晉州判官有御史

惡其抗禮滹水將氾奠定堤御史曰判官能完之否張命楫筏比次堤下水觸木輒迴此事吾郡人無知之者亦未見載記滹水實爲郡害此法亦可權救一時也

神宗黷貨凡餉銀皆收入內庫遼事方急鹿太常善繼爲民部郎以金花銀竟充遼餉神宗大怒中旨鐫秩時大司農李汝華閣臣方從哲冢宰趙煥戶科官應震等皆餉少司農李長庚河南等道房壯麗等交章伸救不下二十餘疏雖未

得俞允而是非昭然今諭降人無敢出言救之
者豈世風之日下乎
李中麓論書以蘇雪簑爲冠而許龍石羅青石張
雲谷曹晴峰張蒙溪羅海嶽馬竹湖叔侄俱可
稱名筆論善畫者則舉蔣子成李在王田丁玉
川汪質鍾欽禮王世昌葉澄夏芷陳憲章石銳
張靄史廷直劉俊袁璘鄒亭山郭錫楊茂生謝
仰山劉後莊呂思李本仁范行甫陳奠之諸人
與文衡山並列乃數十年來諸君書畫求繼一

見印諸論書畫家亦未有言及者豈如許多人而俱湮沒耶抑余闇見未廣而不之知耶聊紀之以俟異日論之賞鑑家

高則誠作琵琶記閉閣謝客極力苦心歌詠則口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腳點樓板皆穿積之歲月然後出以示人今人有所作苟且草率以速完爲主乃欲遠過前人胡可得乎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中秋道山崩成坑更於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

督將按臣行部必有訪察除大奸巨惡以安百姓至要務也初則民間甚畏之後乃被訪者株連蔓引嘗至數十餘人則勢不能皆實勢不能皆實則不得不從輕輕則民間視爲故事而不之畏矣且有積猾巨奸彼此結納專以賣訪買訪爲業招權納賄假手報仇無所不至州縣小吏莫敢誰何在江南有鰥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有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嗚呼僥奸者有所倚而良者有所恃豈無法以處此乎

昔人有刑罰約束最爲詳愼司法者不可不知敬錄於此　省刑約束　一律例原無宜省刑四條　勿用蘑菇釘釘枷號勿用數百觔三四人立枷勿用帶楔板水紅杖生樹勿用腦箍竹簽嘴掌背花　二倫理當重宜省刑四條　父子兄弟告者恕父兄刑夫妻尊長告者恕夫與尊長刑妻妾替夫誣告者省妻妾刑子弟替父兄誣告者恕子弟刑　三刑濫防過省刑四條先加撻者役莫撻人加撻者我莫加撻已刑下

體莫刑上體撻已輸者莫撻贏家 四情偏防過省刑四條 勿偏聽原被告加刑勿過疑證佐加刑勿出我聰明加刑勿怒人強項加刑 五避天時省刑四條 旱荒宜省刑寒暑宜省刑霜雪宜省刑節令宜省刑 六體人情省刑四條 屍親宜省刑救尊長宜省刑訴冤枉者宜省刑口訥者宜省刑 七人可矜者省刑四條 老少者宜省刑飢寒者宜省刑病初愈者宜省刑殘廢篤疾者宜省刑 八人可疑者省

刑四條　官員宜省刑生儒宜省刑婦女宜省刑賊情曖昧宜省刑　省罰約束　一省罪內罰四條　勿輕罪已擬而又罰勿重罪輕擬而加罰勿改無力贖爲有力贖勿改輕罪贖爲重罪贖　二省罪外罰四條　勿因事自罰富民勿藉短明取罪民勿罰紙穀收折價勿受賄賂故出入罪　三省錢糧罰四條　勿取常例寬限勿取重收秤頭勿染投櫃拆封勿嗇多派大戶　四省里甲罰四條　勿明徵會銀暗用里

甲勿里長輪支又派股實勿用銀多而累管支包補勿用銀少而令行戶出物　五省指公費罰四條　勿指迎送科罰勿指來朝科罰勿指士夫科罰勿指截糧科罰　六省指上司罰四條　勿指上司取撫碍銀罰勿指上司送長夫銀罰勿指上司發獎勵銀罰勿指上司送節壽禮罰　七省剋扣罰四條　勿剋扣船車官銀勿剋扣各役工銀勿剋扣各行稅銀勿派取地方土宜　八省紙贖罰四條　勿剋上司官銀

倉穀抵數勿剋自理賠銀餘數作正勿剋賑濟銀兩發倉欺人勿剋修理公錢勸借肥已

李中麓論詩宜古有言何必拘拘於古者中麓應之曰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知此可以道古矣

康對山於書覽而不誦益悉其意而遺其辭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焉已矣譬諸善飲酒者漉其醇不善者啜其醨下則糟粕而已故上士常逸下士常勞觀此可悟讀書法

王遵巖嘗云欲客火不生須自飲食淡泊始故覺不快即謝客閉書日惟飲水塞兌却聽以俟元氣日復余嘗有痰火病藥多不効惟絕口不食數日食自化火自退大抵人惟淸虛則百病不生所見或亦以此也

舊例巡撫官一年一次入京議事後多緣事不行何文簡公謂腹裏宜三年邊方宜五年必令赴闕朝廷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以示其優異一以覘其底裡此最於政治有裨乃今方面且不

入覲而況巡撫乎當事者所當急爲留意也
沱石湖攬勝錄云滹沱河㴑不減黃河俗名小黃
河今滹沱嘗汎漲時闊不過十里及水落僅數
丈耳豈今昔水勢有異耶
天下有理之確不可易而非人力所能爲者三事
一醫藥治病一種子生男一文章取科第是三
者對投則合而投不投皆不可揣摩奈何以人
力得之耶
吏部有水鏡堂冢宰長洲陸公所建而毛少宰澄

爲之記今之南大史房是也

明弘德間顧華玉劉元瑞陳魯南王欽佩號江東四傑唐伯虎楊君謙徐昌穀祝允明文徵仲號吳門五傑嘉隆間屠文升袁永之唐應德王道思陳約之白貞夫任少游王紹甫號八才子後王元美李于鱗梁公實宗子相吳明卿謝茂秦徐子與號七才子萬曆間李本寧屠緯眞馮元成邢子愿董玄宰陳仲醇王衡亦號七才子

情話記　　男允楠校

巡簷筆乘　　　　雎丘雜錄四

眞定　梁　清遠　邇之

歸太僕弟有將好讀稗官野史太僕曰爾安取是笑曰嘻吾自適而已吾有負我在六藝皆我長物也夫夕不理世語不驚人而帖括終日徒自勞耳大塊生我爲贅而我復多其枝葉以自贅幾不達哉子勸苦終日與曰能必凌烟乎而天祿子乎縱可必吾猶不羡且未必也太僕不然後偃蹇世路始歎曰我媿吾弟言

為元成曰大言簡則寡尤動簡則寡過交遊簡則靡損用物簡則靡濫檢身首務也何以能哉無欲則自簡矣此語殊有味

余為詮部郎見冢宰陳公每於發文憑日即高聲諭衆曰人做官都求善地夫地之善惡亦在官自為之耳如果為好官能愛養百姓百姓自然親附盜賊自然屏跡國課自然完納雖地方貧瘠而官之名譽日聞朝廷自有陞用豈不善乎如得善地剝民以奉上官民自不安而盜賊日

起賦稅日乏官不能選遂致大亂者有之善地
豈可恃也此言實爲牧民者之良箴
從來大司成多係翰林官陸補明時殷自野以太
常卿陞禮部侍郎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其起
家由郎署歷藩臬至大宗伯黃綰亦以大理卿
陞詹事歐陽德以知州陞刑部員外遷編修俱
非出身詞林者
陸文定公嘗濁世網然絕滋垢人毎以康濟推公
公曰僕性㪅枯寂始如野僧無事坐室內則快

稍涉事即如執熱余性質與文定同居官遇有公事或有來謁者概爲延擱銓司數撼因循不堪及陟奉常始得少息然不知何日得遂初服消遙山林也

凡人欲有所爲必先有以服人之心而後可如段太尉之定亂軍張巡許遠之守睢陽皆恃其才氣而爲之哉必素有以得乎衆人之心而無可疵之行遂能服乎人而人爲之用也明末余鄉徐中丞平日不恤軍士中軍王姓者更以剝削

爲事一旦流寇臨城中丞欲如張許所爲士民亦大感服𠫊軍士怨恨中丞方誓師指揮将禦之事而頭顱已不保矣嗚呼節義果可襲取哉

君官不可一日不讀白樂天詩居鄉不可一日不讀陶淵明陸放翁詩讀三公集則必無憂苦覺到處有以自樂廢於世味泊然也

撤巡方之議發之屢矣而皆不及張東沙公將徹之之議最詳東沙公曰政令紛紜各行其意有司無所適從一不便也苛責禮文諸司廢其職事

而日候謁於門下二不便也喜怒任情賢否倒置致使黜陟不得其當三不便也擅行訪察濫及無辜而網漏吞舟之魚四不便也巡撫之官歷練老成於地方事無所不得問今乃恣爲凌𫏋動相掣肘即有敵畧一不得施五不便也有此五不便巡方冥一日不可存矣霍文敏公嘗言罷御史之差乃可致理言雖過激未爲無謂今乃知其正有見耳

宋制官至宰輔多爲其女請封號夫女有封號不

知貲其失於何地謬亦甚矣乃賢如歐陽文忠公亦爲之何也

唐荊川謂近來作者如吹畫壺謂不知何調也畫壺即小兒所吹泥鼓

唐荊川謂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謂其語奇格高余謂康節詩誠佳然豈能超唐人而上荊川此語有激而然亦非中正之論

紫墟儲文懿公旼菲制蜮發覗棺上變生黝壘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

芳出二條莖葉咸備左則梅株夭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爲後有文隱隱未就刓而視之深入木理

俗於女子有避月羞花之稱而少陵柑園詩中聯云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句雖巧而未臻大雅定非少陵得意句也

溧陽公論文謂有一定之體乃其所作第五兒念昆格誌全似祭文雖情詞懇切去誌之體遠矣

南唐書載契丹獵於郊晝晦如夜星緯昭然偶得一人問之曰此謂之笪日萬曆年間余郡曾晝晦非獨無所見是亦笪日也

王遵巖序唐荆川集謂吳之文學有公子札言偃千載後荆川追二人而與之並夫公子札言偃世稱大賢荆川卽負氣節能文章豈能與二賢比語云擬人必於其倫作文擬人亦須相肖文乃可傳如遵巖此言不幾過譽乎

陶穀爲唐彥謙之孫避晉祖諱改姓陶後遂不易

識者非之

樊宗師所作甚少洋州園池記外又有蜀綿州越王樓詩序云綿之城帝獨㰝掀明威瀰石硝馳涪瀨左陵夌紅稉簪天地送行癸壬且掬䑐踢於西北蟠紅顏青越王正故為樓垂軒豐飛門窓蒙傘蹇蹇余始登謂日明昏曉可窺其背霜奄合風雲遇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草木類纖髾衡蘩茇皆可緊極既索視其江帶又極視其土崗斷縣遠近山嶮巇若闔之東皐天

原開見荆山我其黃河淵然爲曲直淚雨落不
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君其目果星星過歸尚
悲不能解重爲詩以釋益不可願謂郡中諸君
能無有意綴以華艷其念辭云危棧倚天門如
闌星辰宮樓題薄龍怪洞洄繞雷風徂秋試登
臨大霄屯喬空不見西北路考懷益離窮石瀨
薄濺濺土山杳穹窅昔人則爲游所適配顏紅
今栽茲之來猶校成歲功暇田植科畝逝圃歌
芳叢地財無取原人室安取豐既之當庶能于

萬懋文翁

男允榛校

巡儋筆乘